

# 空軍英烈吳汝鑿

●李繼唐

## 綽號狼哥公私分明

民國廿一年一月，上海一二八事件爆發後，廣東空軍由丁紀徐任隊長，謝莽為副隊長，吳汝鑿、陶佐德及容章炳任分隊長，飛行員則有劉沛然、梁達文、金彬偉、黃國聰等駕駛城古、可塞、勇加（Yoke）等各雜色飛機進駐杭州喬司機場，上海十九路軍之作戰，揭開我空軍對外禦侮戰爭支持的第一頁。

首日我機五架飛往上海和日機遭遇，幾經追逐之後，美人蕭特義士於返回機場時為日機追蹤將之擊落；次日於晨光熹微的早上，日本水陸轟炸機和雙翼戰鬥機分批來襲我喬司機場。是時尚無地面防空警報，及見到敵機後始倉促起飛應戰，吳汝鑿分隊長與敵來回週旋，表現英勇，但因飛機性能關係，致無所獲。我方之趙甫明為敵擊傷後不治身故，黃毓全則於上海一次空戰中殉國，是為我國飛行員為國犧牲最早的二人，另有右邦藩却為敵擊中左臂，為我國最早期的獨臂將軍。

吳汝鑿生於廣東省新會縣沙田村，新會為廣

東四邑之一，旅外華僑最多，尤以旅美者為最，因受國父孫中山先生航空救國之號召，華僑子弟學習航空者，一時成爲風氣，學成歸國者絡繹不絕。吳汝鑿於民十八年畢業於廣東航校第三期甲班，因他生性耿直，義之所在，勇往直前，故獲有「狼哥」的綽號。他自上海戰事結束後，飛機所剩無幾，返粵後不久，受聘於廣西航校，任飛行教官、隊長、副大隊長等職，工作表現極佳。在他任職時，部屬和學生是畏他又敬他，畏的是他犯了錯誤，他會毫不留情的糾正你；敬的是他對人對事，毫無成見，公私分明。

民廿五年廣東空軍爲團結禦侮，一致對外，率先全部北飛，投効中央；廣西空軍跟着歸順，奉編爲空軍第三大隊，使空軍成爲全國統一指揮的軍種。記得吳汝鑿初任大隊長時，有次來到成都沙河鋪空軍軍政廳請領一筆經費，作者見他和財務單位主管發生一場口舌，吳直截了當的說：「如果你不肯一次發我這筆錢，我大隊長也不要幹了，我向上級報告去。」財務單位主管聽了他這番話後，立刻換過口氣說，我不是不發這筆錢，而是你可否分批來領？最後在狼哥堅決要求下

，還是一次發給了他。

吳任第三大隊長時，下轄第七、第八、第卅二三個中隊，使用飛機曾有日式9192，俄式P-15及英式格機（GRATOR）副大隊長爲林佐，七隊隊長呂天龍，八隊陸光球，三二隊朱嘉勳，均屬一時之秀，學術俱優，智勇兼備，打起仗來，更是個個第一。

三大隊在吳汝鑿統率下曾先後於保衛武漢、南寧、歸德、衡陽、廣州、南雄、南昌等地空戰二十餘次，擊落日機廿架，并爲協助地面部隊作戰在徐州、台兒莊、滕縣等處對敵陸軍轟炸及掃射多次，戰果輝煌，台兒莊一役，我地面部隊會殲敵三萬多人，我空地合作圓滿即爲主要因素之一。

每次出動，吳汝鑿大隊長均親自率領，御駕親征，有人勸他如出動之機數不多，只指定一位隊長領隊可矣，不必每次均由大隊長親往。吳汝鑿答：我身爲大隊長，負作戰成敗重要關鍵，我不親自出馬，何以對部屬？更何以對上級長官？因此全大隊士氣高昂，合作無間，只要大隊長一個命令，無不貼貼服服的澈底執行。

## 領先升空纏戰日機

民國廿七年初，華北日軍沿津浦路南下，其南方部隊則由浦口北上，擬打通津浦交通線，以利日後作戰，我陸軍爲阻止敵之企圖，大戰因而發生，是時我空軍亦逐次自西北獲得俄機之補充，實力爲之大增。吳大隊長第三大隊之第七隊駐於孝感、第八隊則駐於信陽，一方便於徐州方面的陸空協同，一方則協助鞏固武漢三鎮的外圍空防；因是時敵空軍正集中兵力空襲我漢口附近各機場，擬殲滅我空軍主力，二一八及四二九兩次漢口空戰我方大捷，便於是時前後發生。

三月十八日吳汝灑大隊長奉命率七八二隊飛機十架，赴山東滕縣、臨城一帶，協同我陸軍部隊攻擊日軍，吳大隊長得地面部隊之布板標示，在上空來回偵察，旋見日軍部隊正偽裝向西北方向行進，擬欺騙我空軍，吳大隊長親此良機，那能放過，當即低飛向敵部隊投彈并用機槍來回俯衝掃射，當見日部隊亂成一團并有多處起火；我地面部隊趁機向前追擊，日軍狼狽逃奔，傷亡遍地。吳汝灑大隊長見任務已達乃率隊返防。當爬昇時見有敵雙尾轟炸機二架，正擬對我追擊部隊攻擊，他見狀立即向敵機接近，率僚機同時圍攻，他擊落敵機一架，餘一架亦爲其僚機合擊命中，起火燃燒墜毀。隨後吳大隊長發現已機操縱不靈，知爲敵擊傷，勉力支持一段時間後，卒迫降於歸德機場西南方一村莊，飛機迫降時，僅翻覆受損輕傷，吳大隊長則幸獲平安。此次對敵地面部隊之攻擊，收效極大，對我陸軍作戰士氣，

收到莫大鼓勵；事後吳汝灑大隊長會接獲徐州戰區第五司令長官之電傳嘉許，并望以後能繼續予以支援。

同月廿四日吳大隊長復奉命率領七八兩隊飛機十四架往炸台兒莊以北敵軍，目標爲日軍司令部、砲兵陣地及其增援部隊；吳大隊長飛抵目標上空後，命隊長陸光球擔任空中掩護，自己則率隊俯衝投彈及用機槍掃射，攻擊一段時間後繼由陸光球俯衝對地攻擊，由吳升空担任掩護；此種戰術之運用，乃防敵機之偷襲攻擊，而無反擊能力。吳大隊長於任務完成後，即集合返防，不意於抵達歸德上空時，發現有敵雙翼戰鬥機五架，佔着制高位置，即向吳大隊長之機隊首開攻擊，後面跟進之陸光球見狀，擬率隊前往協助時，發現敵機另一隊六架，在上空盤旋掩護，隨即向陸光球之機隊展開攻擊，如此我機二隊遂與敵展開纏鬥。你來我往，戰鬥激烈，正激戰間，發現另有敵機五架，正在上空巡邏掩護，在此情況下，我方顯然陷於劣勢，吳大隊長正在如何破敵思念間，說時遲，那時快，見那隊日機正向吳機攻擊，吳大隊長奮力應戰，見其將接近前，忽地開大油門取得最大速度，上昇轉彎，然後對最接近之日機，瞄準射擊，見其冒出濃烟成下墜狀態，知已被其擊傷，其後繼與日機繼續格鬥，又將漆有三道紅色間條一架日機擊落，但日機不甘就此罷休，仍繼續與吳機纏鬥，其中一架，正對吳機接近，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隊員畢鼎時從敵後衝來，對準日機開槍射擊，卒將日機先行擊落，解救了吳大隊長之危。其他僚機亦自吳大隊長對

敵開始攻擊後，分別與敵接觸，應用各種戰術、或單獨追擊，或爲友機作掩護，通力合作，有的擊傷敵機，使敵狼狽而逃，有的當場將之擊落，一洩心中之恨，大家有我無敵，奮戰到底，造成空戰區域最廣，空戰時間最長的一次作戰。計共擊落敵機六架，擊傷者亦達五、六架之多，敵人幾乎全軍覆沒，其中一架，事後得知爲敵方王牌中隊長加藤健夫，就是年初在西安機場投下決戰書，邀我中國空軍與他一決勝負的狂徒；於此役爲吳大隊長所擊落，其座機除有紅色太陽標誌外（日人國徽）還漆有三道紅色間條，機身並漆有擊落我機八架字樣，此次終於陣亡，可謂死有餘辜！我方亦陣亡三員，受傷者五員，吳大隊長座機之發動機、油箱及操縱系統均受到損害，無法維持飛行，最後在機場邊附近迫降，人機均受傷。吳大隊長於入院治療期間，隊務暫交由副大隊長林佐代理，繼續在該地區作戰。

### 力殲日王牌中隊長

綜觀此次作戰，全大隊將士用命，團結無間，大家有我無敵，彼此互相合作，找出敵人弱點，爭取最佳位置，不斷與敵週旋，纏鬥，卒將優勢之敵擊潰，獲得輝煌戰果，創下該大隊一次擊落敵機之最高紀錄。其次對敵地面部隊投彈攻擊，機槍掃射，收效亦宏，對我陸軍地面部隊士氣之鼓舞，發生莫大作用，對爾後台兒莊殲敵的空前偉大勝利亦有榮焉。吳大隊長在漢口空軍醫院休養一段時間後，即回隊重新披上戰袍，繼續領導所屬作戰，有人勸他何妨趁此多多休息休息，

吳答：住在醫院裏，聽到外面的警報聲和空中的機聲和槍聲，並不是好過的，所以還是早日回去隊上的好。

敵方自六月以後，其戰略目標，轉移至武漢地區，利用海陸空優勢，指向我武漢心臟地帶，一方利用長江水道，以艦艇溯江而上，一方擬用陸軍切斷我平漢、粵漢、隴海交通，陷我武漢於孤立狀態；空軍方面則利用轟炸機破壞我後方各機場，用戰鬥機捕捉我方飛機，冀消滅我整個空軍的主力。我方針對敵人此一企圖，一方以轟炸及戰鬥聯合戰力攻擊敵方艦艇，一方往炸敵方後方機場，同時捕捉來襲敵機，以作報復。自七月份起，敵機對我之空襲更見加強，常常一日數起，有時且警報連續在八、九小時以上，彼方知我戰鬥機之油量少，續航力只在一小時四十分左右，故敵常以轟炸機在武漢附近上空盤旋，待我戰鬥機升空後至油量將盡須降落加油時即乘隙而來，期炸我飛機於地面，其戰鬥機更適時在空中巡邏，見有良好目標，即一架留空掩護，一架用作攻擊，處處居於主動地位，使我不好應付。有次，約在七月中旬左右，吳大隊長於接獲空襲警報後，率機起飛至指定空域巡邏攔截，來往在空中搜索，始終未有發現敵機踪影，而地面仍擺着緊急紅十字符號，眼看飛機油量表一格一格地下降，最後如不回場着陸，即有迫降之虞。吳大隊長處此情況下，當機立斷，自己率先降落，滾至停機地帶令地勤人員即速添加油料，他本人手持紅白旗各一立於跑道旁，指揮僚機一一降落加油後即行緊急起飛；吳大隊長於臨危中指揮若定，毫不慌亂

，此種大無畏英勇精神，博得在場人員之讚佩，并曾獲上峯之嘉許。

### 油箱着火墜地殉國

八月九日吳大隊長率所屬機隊經長沙飛衡陽，即在該地從事整訓後，担任南部粵桂二省之空防，因是時已有種種跡象，顯示日寇正準備在南方沿海有所行動。八月十八日於三大隊進駐衡陽後不到十天，敵轟炸機廿七架即行來襲，吳大隊長率機七架與二五隊湯隊長率機三架起飛攔截，吳大隊長於起飛前曾對所屬第七隊副隊長黃昌琳等叮嚀再三：「此次敵機於吾人到後首次來襲，你等定要把敵人擊落，給他一個教訓，如不擊落，為他逃走，你們也不要再來見我。」各人受此臨陣激勵，十分感動，立意一定擊落來犯敵機，以償宿願，結果三大隊共擊落敵機三架，擊傷一架，三五隊亦有斬獲，總算不負大隊長之期望。八月廿九日吳大隊長率機九架，由衡陽飛至南雄駐防，次日據報有敵轟炸機九架自東南方向朝粵漢路之彬州航進，似有空襲衡陽機場模樣。吳大隊長昇空後，分成二個分隊，一隊由其本人領隊，一隊由隊長朱嘉勳領隊，前往攔截，結果未與遭遇，只得折返南雄上空警戒。不久，果有敵機二十九架，分批向我曲江、樂昌二機場投彈後逃逸，另有高空掩護之戰鬥機十餘架與我巡邏之九機遭遇，因當時彼佔了上空之優越地位，俯衝向我攻擊，交戰結果，我方隊長朱嘉勳擊落其二架，另隊員亦共同擊落二架，擊傷其一架。吳大隊長為救援被敵包圍之分隊長馬毓鑫，致為敵所乘

自其機後直追下來，當時吳汝濛掉轉機頭，與之糾纏，敵機乘隙遁入雲中，不料另一敵機又從雲中衝出，對準吳汝濛機尾連續射擊。吳汝濛遭此意外突擊，機尾折斷，同時油箱着火，致墜地殉國，結果馬分隊長之圍未解，另有隊員多人死傷，使他含恨而終。吳汝濛座機壯烈墜毀後，遺體由南雄縣長莫雄運回廣州空軍烈士墓安葬。吳汝濛為空軍早期作戰陣亡的大隊長，他自一二八駕機參加上海抗敵作戰開始至民廿七年八月卅日南雄上空殉國，多次的英勇作戰，殺敵衛國之事蹟，已隨時間之飛逝，而被遺忘。本文僅略述戰役經過，對吳大隊長表示崇敬懷念之微忱。

## 輯編報告

- △本誌二六三期十二頁第七行「梅貽琦的幽默」應為「鄒文海原著·趙廣颺校訂」特此更正，五十八頁②圖右一為黎玉璽，左二為陳嘉尚。
- △二六四期五十四頁①圖中立者為于學忠，左立者為楊虎城。五十五頁②圖前排右六為蔣方震，謹此更正。
- △宋晞教授來函指正二六五期「日本天理大學訪問記」末段應加小標題「拜訪天理教神殿」特此補正。
- △后希鑑「政海秘聞(六)」因排校不及，延至下期刊出，敬請讀者期待。